

一个村庄的地名志

◎彭家河

村里的人和事

在茶余饭后的闲聊中，村里的人和事如同一粒粒风中的种子，飞进我的耳朵，然后在脑袋里发芽生根。这个细节虽然与《尘埃落定》里面那个偷器粟种子的人相似，但是，村庄里的故事不用偷，是随风传播的，只要愿意收藏，就会源源不断的送来。

其中有一人物是果尔。乳名一直叫果尔，大名应该叫彭本什么。果尔生下来是好端端的，出麻子时把眼睛烧瞎了，但这似乎不影响他的生活和劳动。村里摇面的时候，家人把他牵来，他与常人一样，有力地摇动着摇面机沉重的手柄，在歇息的时候，也能端起一碗饭丝毫不差地吃进嘴里。他除了眼睛是灰色的，其它与别人一样。为了能给果尔找个谋生的职业，家人让他跟上师傅学算命。算命先生一般都是瞎子。果尔记忆力惊人，学得也非常快。他在摇面的时候，人家向他请教，他还能随口背出那些复杂的口诀：“甲子乙丑海中金，丙寅丁卯炉中火，戊辰己巳大林木，庚午辛未路傍土……”没学多久，果尔已经能上场摆摊了。我们村子周边有四个乡场，逢场天，赶场的就顺路把果尔牵上场，然后果尔就在路边拉起自学的二胡，等过往的行人前来卜问吉凶。

果尔用一双看不见光明的眼睛，洞穿了一个个尘世俗人的前世今生，慢慢的，果尔声名雀起，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。一个场镇，同行也不少，卖灰面的见不得卖石灰的。事后分析，肯定是果尔的名望和收入沉重地打击了另一个算命先生，果尔无意之中砸了人家的饭碗。在一个平常的当场天，当果尔吃了有人递给他的一个馒头后，在回家的路上吐血而死。是谁策划了这场谋杀致一个盲人于死地？果尔本身也看不到，同时也无法说出半点线索了。有人问，既然果尔神机妙算，那他为什么没有算出自己的死期呢？如果早知道，不吃那个馒头不就没事了吗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冤死的果尔用自己的遭遇再次证实了一个铁律：再厉害的算命先生，都算不准自己的命；再非凡的阴阳先生，也看准自家的地。大家有看到能够给自己理发的理发匠吗？有能照见镜子本身的镜子吗？虽然果尔去世多年，他仍在族人言说中长存。

除了果尔，还有一个人物叫屁狗，屁狗的故事很传奇，已经专门讲述过。屁狗之外，大家最感神秘和神奇的，是一个懂阴神化水的。虽然这种职业看似不那么光明正大，但是在乡下，却是少不得的人物。这个人的辈份比我高，要叫爷爷。我在知道他时，他已人到中年，慈善而略带羞涩的一个男人。别人讲些荤腥的笑话，他都会露出一丝难为情的笑容。村里如果有人披头散发、胡说乱道、噩梦连连或者三更半夜往村外跑这些怪异的举止，他就知道中邪了，别人会找他治一治。万物皆有因，病只是一种暗示或者表象。要治病就要找到病源，中邪的病要到阴曹地府里面去寻根问底。这事一般在晚上进行，小孩子都要被赶得远远的，但事后总有一些细枝末节流传出来。那爷来到病人卧床的房前，烧几张黄纸，在水碗中放几粒米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转回间，打几个呵欠，倒床就睡，进入了阴间。然后那爷与阴间的人对话，询问病人得病的原因。这看似自言自语的一问一答，周围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最为神奇的是，那些已经去世的人的声音与当年在世的时候一模一样，而且有些去世的人是这个阴阳先生从未见过面的，他咋能模仿得如此相像呢？所以，在场的没有不对这事信以为真的，日后对这个阴阳先生没有不恭敬害怕的。病因查清了，那爷又一个呵欠，回到阳间，再使点法术，几天后，病人就完全康复了。我还听人说，阴阳先生下了阴曹后，会全身冰凉发硬，如果这期间谁摸了他的身体，他醒来后，会钻心疼痛。如果法力不够，还有下了阴曹回不了阳间的。这些事，虽然传得玄而又玄，但确实帮了不少人，我想，这或许是一种古老的催眠术或者神秘的心理疗法。

整个村落有名在册并全呆在村子时候，有四五百人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其实还有不少故事，一直在不断上演。我老家屋后有几棵粗大的柏树，它用自己的腰围暗示着我们族人在这个山坡安家落户的年限。那些树粗得要两三个成年男子才抱得住，我想，如果这些树一直长，会不会把我们村子长满，长到村里没有地方修房屋了呢？到时候，我们在哪里住呢？然而，我的担忧确实是杞人忧天了。

村庄如同一个成人的肚子，看着肚

子一天天涨大，在我担心它大得双腿不会承受不起的时候，那肚子却不长了，甚至一天天瘪下去。

上面岩的房屋从庄子嘴一直修到了老坟岭，下面岩的房屋从上面头修到了柏树嘴，第三层山坪坝尔头，有两家人落户了，对河也有一家人修过去了。照这样下去，二帽岭的南坡就要被一层一层的彭姓农房修满了。虽然房屋一年年增加，但从来没有谁修过柏树嘴的，那边属东面了，全是村里的地，大片大片的，有一种广阔的阴森。

早年的立木房大家觉得不洋气了，换成了用砖头方块石砌墙用水泥板做楼板的砖瓦房。家里兄弟多的，一个兄弟修一层，三四层小洋楼也出现在深山里。素不知，几十年后的一次大地震，立木房只是落了些瓦，而砖瓦房就裂缝坍塌，没砸死人也要吓死人。

修砖瓦房要不少钱，一般人想都没有想过。挣钱才是首要的。之前村民们努力种田种地，养鸡养猪，一年下来，总存不了几个钱。

是好久大家才开始谋划着走出村子去挣钱的呢？现在几乎没有谁记得了。我们村最早成规模外出的，应该是到新疆摘棉花。这还是从一件婚事引起的。村里有个叫云的姑娘初中毕业后，家里就开始张罗着给她介绍对象。父母介绍了几个，那云姑娘始终不同意，眼看着又到春节了，男家又要上门提亲，没有办法。云姑的同学有亲戚在新疆，说回来在招人去摘棉花。云姑横下一条心，私自加入了去新疆摘棉花的队伍。见人也跑了，父母也没有办法。两年后，云姑抱着一个孩子回到四川，好歹是自己孙子，云姑的父母才将就了事。云姑回来讲了不少新疆的事，新疆的棉花又大又松，轻轻一扯就下来了，一天可以摘上百斤，也就有上百元的收入。村里人听得热闹了，于是就跟上她踏上淘金之路。

头一年到了新疆的，见了些世面，觉得气候不惯，就商量着往广东跑。深圳、中山、东莞这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，成为村里另一个聚居地。一年一年，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跑出去了。进厂的，当保安的、制模的，什么工种都有，三五年回来，都收拾得洋歪歪的。年青人打扮得光鲜亮丽，中年人穿夹克衫牛仔裤，比早年在周正多了。村里有个中年人，既没有多少力气，也没半点技术，还是兴冲冲地跟上年青人跑了三五年，钱虽然没有挣多少，但他把全国逛得差不多了，给人家摆起龙门阵，大家都羡慕死了。

之前村里50多户400多人，现在留在家里的，不到20个人。全是老人和小孩，小孩一长大，也到父母的广东福建去了，村里的老人也越来越少。庄稼地也荒了，没有人种得动，也没有人愿意种。虽然现在连农业税也免了，老人们也只是在房前屋后种点菜和一点点庄稼，自己够吃就行了。

突然有一天，我的QQ闪烁，有人加我进一个叫“青龙官彭氏心灵驿站”的QQ群，一看这几个字，我心里一热，于是迅速进去一看，啊！全都在，原来村里的邻居、小伙伴全挂在网上，如同当年选举时的花名册，排得看不到尾。虽然前面的头像各不一样，后面数字不尽相同，但是看到姓名的开头，全是彭彭彭彭，就像当年在保管室开社员会一样，黑麻麻的。

大家都在电脑那头各自做着自己的事，挣钱糊口养家，空了上来说一句，然后大家有空的都七嘴八舌跟着说说，这与当年在碾子上吃饭摆闲茶一样，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。

虽然很久没回村子，大家在群里还不时说着不可能回去长住的乡村，还设想着，什么时候也在村里建一个大的狩猎场、无公害种植园、农家乐……

然而，我却在一边安静的计算，村里有多少户人家外出，还有几户人家家里还有老人，再过五年，十年，村里还有几个人守在那里。

为了让我的地名统计不遗漏，我问网上挂着的一个个姓彭的，有早年在村里的年青人，也有在外出生成长的，还有跟着儿女进城的老年人，有些地名已经记不住了。当下都是这样，再过个三五十年的，我们遗忘了村庄，村庄也会把我们遗忘。那些谜一样的地名，又会当初取名之前一样，在土地上消失。我想，在什么时候，还会有新一轮移民过来，在这里修房屋，然后给这里的坡坎坎重新命名。

不知道世事还会如何变幻，不知道我们还会走向何方，我相信，生养我们的那一块土地，永远会在那里等着我们。总有一天，我们还会在那里碰头。

小说连载 荒凉

越走越荒凉

◎嘎子

他站起来，想走。看得出，他笑容背后遮掩着内心的悲伤。

我叫他埋下头来，低声在他的耳边说：“我想把墙皮盖住的那幅佛像恢复过来，也学学藏族壁画的真功夫。”

他望着我，有些惊异。伸出手来在我头顶轻轻拍拍，说：“那是幅不动佛，里面有十万个小佛。”

他走了。阿嘎的说的话让我思考了好几天，我终于想通了。十万便是整个大千世界，一支小小的画笔是永远也画不出来的。

那面墙壁便空在那里，什么也没有。寨里人仍按着习惯，进寨出寨，都绕着石堆转圈。我知道，在他们眼中，那面涂得一片雪白的墙应该有些什么。尽管看起来空空荡荡，什么也没有，可转上几圈后，色彩便丰富起来，五彩缤纷如雨后的彩虹。那是与他们的精神和魂魄结为一体的生活。

只有像我一样的远方流浪而来的外乡人，才看不见那面墙上的色彩，眼中才是一片无色无味的空空荡荡。

那一个月里，我很少见到苗二，他常常一大早就走了，很晚很晚才回来。进屋便忙自己的事，谁也不理睬。那些日子，我眼中只有达瓦拉姆，享受她的琴声和照顾，也懒得过问其它的事。阿嘎还是老样子，吃完晚饭，就早早地上床睡觉，第二天很晚很晚才起床，好像很累很乏，不睡觉就提不起精神。开始时，达瓦拉姆一拉琴，他便满脸的不高兴，用被子把头捂得死死的。后来，他好像很欣赏达瓦拉姆的琴声，半躺在被窝里听，嘴里还哼歌，接着便是很粗重很响亮的鼾声。

琴声和鼾声常常是交替响在高原的夜晚，半轮月便愉快地从厚厚的云层中跳出来了。那时，我便扳着指头算，又过去几天了。

土登曼巴来瞧我的腿，他说恢复得很好，再过几天我就可以拆了夹板，练习走路了。

那天，阳光辣辣的，从窗外斜射进屋，看一眼身上就冒汗。我说想到外面走走。达瓦拉姆在我背后垫了个棉被，说：“你再老实躺几天，我陪你走。”我说：“我想走远点，踩着一地的阳光，到我们从没去过的地方。”

达瓦拉姆说：“我还想去沼泽地走走。”我没开腔了。我看见她脸上的红晕，她肯定也同我一样，想起那片诱人的沼泽地，想起沼泽最后的终点，那池醉人的温泉和常在我脑子里嗡嗡响个不停的那个夜晚。

我和她都沉默不语，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诱惑。那一刻，屋内什么声音都停止了，只留下她的有些激动的心跳，和急促的喘息。

我抓住她的手，肩膀和后背，她躺进我的胸前时，又担心什么似地让开了。她说：“小心点，小心，别碰了你的伤腿。”

我说：“没事。你挨紧我，挨紧我，就这样挨紧我，我才好受。”

过了很久，我们听见门前有响动，松开手，回过头，大敞的门前站着一脸尴尬的阿嘎，他在门前的石台上故意敲了敲锄头上的泥，表示他出了早工刚回来。

达瓦拉姆整理好衣袍，对我说：“你就睡一会儿，我回去看看就来。”

她在阿嘎的身边低头走过，涨红了脸，像犯了什么错误的孩子，一闪身就逃到了屋外阳光中去了。

阿嘎走进屋子，在火炉边倒了碗茶，边喝着看我，一脸的坏笑。我把脸朝向墙壁，没理他。

他默默地舔食糌粑，又在偷偷地笑。

他把碗往桌上一扔，说：“如果换了别人，我今天的拳头就把他的脸揍开花了。”

我望着他，一脸的疑惑。他摇晃着圆头笑，好像要我相信他的话。他说：“达瓦拉姆看上的不是你，我就不争了。你知道，我从一开始就喜欢达瓦拉姆，喜欢听她拉琴。”

我咽下了一股酸味，说：“你怎么不跟她好呢？”

他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达瓦拉姆看不上我。我会什么呢？除了拳头可以比一比。我不像你，生有一双好手，会画出那好的画。”

我看看自己的手，指头很长很尖，手背尽是粗糙的纹路。达瓦拉姆看上的仅仅是我的这双手吗？

我说：“你就不爱她了？”

他直率地说：“爱。我在心头爱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爱。不过，我不同你争。也许，我将来会搞上其他的女人，可我爱上的只有达瓦拉姆。”

他话中的一字一句，都像扔到我的头项的石头，很硬很重。我心内的酸涩变成了苦味，怪不舒服的。阿嘎是个闷声不响的人，可心内却怪复杂的。

(未完待续)

扫一扫
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